

不負如来不負卿

小春
作品



十年珍藏版

中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不負如来
不負卿

小春
作品

中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负如来不负卿:全3册/小春著.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1

ISBN 978-7-5596-1058-4

I. ①不…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445号

不负如来不负卿:全3册

作者:小春

选题策划: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张萌

版式设计:刘龄蔓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984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54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058-4

定价:98.00元(全3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010-82069336

目 录



第五十八章	伤离别	001
第五十九章	温暖在哪里？ ——小弗的番外（一）	007
第六十章	温暖在哪里？ ——小弗的番外（二）	012
第六十一章	温暖在哪里？ ——小弗的番外（三）	018
第六十二章	温暖在哪里？ ——小弗的番外（四）	024
第六十三章	温暖在哪里？ ——小弗的番外（五）	030

我们
一起度过
风雨，
第三部



第六十四章	一个人的狂欢	038
第六十五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043
第六十六章	我愿意再织梦	048
第六十七章	重回龟兹	053
第六十八章	小弗一家	058
第六十九章	吕光父子	064
第七十章	步步逼迫	070
第七十一章	蜕变	076
第七十二章	苏醒	081
第七十三章	真相是什么	086
第七十四章	金色牢笼	091
第七十五章	软禁生活	096
第七十六章	暴风雨的前兆	102
第七十七章	在最美时分手	107
第七十八章	逃离	113
第七十九章	十年等待	117
第八十章	劣牛恶马	122

目 录

第八十一章	弗沙提婆与历史	127
第八十二章	以男人之心在爱	132
第八十三章	命运之轮	138
第八十四章	我是谁	145
第八十五章	一生唯一的婚礼	150
第八十六章	结角定百年	156
第八十七章	新婚生活	162
第八十八章	红字的审判	167
第八十九章	平平淡淡才是真	172
第九十章	临行意迟迟	179
第九十一章	永失所爱	185
第九十二章	来世相约	191
第九十三章	望乡	194
第九十四章	峡谷惨变	197
第九十五章	吐鲁番的记忆	203

凉州岁月

第四部



第九十六章	军中传法	210
第九十七章	乱世枭雄	215
第九十八章	杀鸡骇猴	220
第九十九章	凉州烽火	226
第一百章	我的心事	231
第一百零一章	第一次赈灾	235
第一百零二章	西凉国主	240
第一百零三章	我们的家	246
第一百零四章	命如蝼蚁	251
第一百零五章	乱世求存	256
第一百零六章	收容难民	261
第一百零七章	姑臧城内的难民营	266
第一百零八章	蒙逊的主意	272
第一百零九章	大年夜的交易	277

第五十八章 伤离别



晓萱一直尴尬地听着我们的对话，仿佛是个隐形人，卑微地想要抹去自己的存在。我放开小弗的手，将晓萱的手拿起，叠在小弗的手上。小弗愣住，晓萱则羞红了脸，慌忙从我手中挣脱。

小弗窘迫地抽回自己的手：“艾晴，你别乱点鸳鸯谱。她对我来说还很陌生，顶多算是个朋友。”

听到“朋友”两个字，晓萱的脸色更加黯然。我叹口气，现在还太早了些，强扭的瓜不甜，但愿我走后，晓萱能用女性的温柔细心，化解他心中的结……

我哀伤地环视四周，这里有我太多美好的记忆：“我已经将所有的感情留在这里。带走的，不过是一副空空的躯壳……”

小弗忍不住抱住我，他的动作极其轻柔，跟平常的他完全不一样。晓萱默默地走到窗边，我知道她在强撑着不看我们。

小弗哽咽着：“你留给我的时间太少了。十年后你回来，我再也不会放你走——”

晓萱突然惊慌地大叫：“不好，起火了！”

我和小弗朝窗口看去，窗外有大股烟雾冒起，很快便闻到火烧的味道。浓烟从窗口滚入，小弗急忙将我抱起，往门口跑去。不料庙门被反锁住了，从门缝往外可看见好几根木桩从外面顶住大门。小弗放下我，跟晓萱两人一起用力推门，却无法推开。

我大喊：“别管我了，你和晓萱赶紧爬窗逃出去。”

小弗却不肯：“我不会丢下你——”

我打断他：“你跟晓萱离开这里，我就此回天上。放心，我死不了！”

小弗咬了咬牙，将我抱起放在草垫上，又帮我背上背包。我在浓烟里咳嗽着，费力推小弗：“快走啊，再晚就走不了了！”

小弗留恋地看了我一眼，一把拉上晓萱，走到侧墙高处的透气小窗下。这小窗离地近两米，他将晓萱的身子托起，让她攀上窗子。可晓萱刚攀上小窗就心慌跌落，估计是这样与小弗身体相触让她窘迫了。

小弗气急，语气不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扭捏个什么劲儿！”

晓萱指向一处：“不是的，是因为……”

我和小弗顺着晓萱的手看去，刚刚一支带火的箭穿入小窗，掠过晓萱的头顶，正插在佛龕上的木架里，熊熊燃烧着。

我挣扎着奋力奔到门边，透过门缝往外看。不少人在搬运柴火，继续堆在小庙窗外。看那些人的服饰，正是禁军！

一个尖厉的女子声音传入耳中：“快，快！再加些柴，我要把他们都烧死！”

我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庙门不远处站着个窈窕的身影，正盯着越来越旺的火势，一张美丽的脸上尽显狰狞。那是阿素！

我正疑惑她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却看到她身边有个缩手缩脚的中年男子。我认出来了，那是被小弗手下强行押来给我治手臂的医生，前天小弗放他回去的。

我的脑子飞速转动着。阿素在国师府里搜到了小弗藏起来的画像，阿素命人将我的画像到处张贴，医生看到画像便向阿素禀报请赏，所以阿素才找到了这里！

又一支火箭从小窗射入，跌落在草垛上引发了燎原之势。小弗边咳嗽边喊：“艾晴，别管我们了，你快回天上去。”

我想说话，却被浓烟呛到，咳嗽了好一阵才说出话来：“不行！你们还在这里，我不能让你们受到伤害！”

小弗拉着我和晓萱躲在佛龕后：“大不了就像十年前那几个强盗一样瞎了眼。只要能保住你，豁出命来我都不怕，还怕瞎眼吗？”

我拼命摇头：“不只是瞎眼，你不知道辐射的可怕——”

小弗眼睛被火熏红了，焦躁地打断我：“还不快走？你不明白吗？有没有你的那个什么鬼辐射，我都得死在这里。”

我还是摇头，边哭边咳嗽。小弗是我最亲的人之一，我怎么忍心伤害他？

小弗怜悯地看向一旁咳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晓萱：“只是可怜了晓萱，无辜搭上条

性命。”

晓萱愣了一下，睁着红红的双眼，温柔地看向小弗。小弗避开她的目光，满脸歉意：“对不起，下辈子由我来还你的恩情吧，为你做牛做马我都愿意。”

一直在旁边努力隐形的晓萱终于忍不住了，哭着大喊：“公子，我不后悔！”

小弗呆住，愣愣地看向晓萱。我看着两人的表情，推了推小弗。小弗却面露窘迫，微微垂下头。

晓萱突然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话，也愣了一下，面色旋即绯红，在火光映衬下更显娇艳。许是意识到没有时间了，晓萱看了看越卷越高的火苗，鼓起勇气大声说出来：

“从公子救我的那刻起，我心里就再也容不下别人了。活着的时候，我不能像艾晴姐姐那样得到你的心，死时能有你做伴，我也就心满意足再无所求了！”

我和小弗都震惊地看向晓萱。与晓萱接触下来，我知道她是个标准的古代女子，平日循规蹈矩讲究礼仪。可她骨子里其实是个坚强勇敢的女子，敢爱敢恨，勇于追求幸福。想想也是，她孤身一人在言语不通的龟兹落难，却敢于反抗，努力挣脱魔爪。虽有小弗资助，可她敢孤身去车师寻父。她不比我，这一路肯定遇上了无数艰辛。她回到龟兹来寻找小弗，却在发现小弗心有所属后将自己隐身起来。这段时间她住在龟兹，她是怎样生活的？又是怎样默默关心着小弗，才会在小弗最需要的时候出来帮他？如果没有一颗坚韧如蒲草的心，一个年轻女孩怎可能做到这些？

我们三人都在发呆，小弗突然扑向晓萱，抱着她翻滚几圈，避开了佛龕上被火延烧而倒下来的木架。晓萱被小弗抱着压在身下，不由得娇羞地红了脸：“公子……”

小弗赶紧翻身坐起，不敢看晓萱的眼，脸色微红，嗫嚅道：“别老是公子公子地叫。跟艾晴一样，叫我小弗吧。”

两行泪夺眶而出，晓萱哽咽着喊了一声：“小弗……”

小弗猛咳一阵，出神想了一会儿，似是下了个决心。他向晓萱伸出手，声音被烟熏得嘶哑：“好，既然上天让我们死在一起，这也是前世修来的缘分。我抱着你来面对死亡，你愿意吗？”

晓萱边咳边抹眼泪，伸手紧紧握住小弗的手，满足地叹息一声：“愿意……”

小弗拥住晓萱的肩，晓萱不再羞涩，靠上他的肩头，笑着闭起眼睛。冲天火光中，英俊伟岸的男子与娇丽温柔的女孩相拥在一起，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却是最惨绝的画面！

小弗对我大喊：“你快走吧！”

被浓烟呛着，我已哭得说不出话来，只知道不停地摇头。我这时候启动时空表，暴露在辐射中的他与晓萱不但会眼瞎，更会在几年后痛苦地死去。我接下去的人生，将会在歉疚中暗无天日！

我努力说出话来，声音仿佛断裂的琴弦：“会有办法的，还不到最后一刻！”

我环视四周，企图在这破庙里找出一个封闭隔绝的空间，哪怕有个很小的房间也好。可是，这庙本就不大，又废弃了很久，正中只有个一人多高的破佛龕。即便我躲到佛龕的另一侧，这开放的空间仍会让他们遭受辐射。

小弗恼怒了，嘶声大喊：“别婆婆妈妈了，你还要我说多少次！你可以活着，何必陪我们死在这里！”

我麻木地把塞在衣服里的头罩手套拉出，罩住头和手，手颤抖着放在时空表的按钮上。头罩暂时隔绝了呛人的空气，我大口喘息着。透过茶色的玻璃，我看到小弗和晓萱闭上眼睛，面带微笑，坦然面对死亡。我爬到佛龕另一侧，希望他们受到的辐射量可以少些。我知道这只是自欺欺人，手颤抖得厉害，怎样都无法按下去。

只要按下去，我此生将面临无穷无尽的噩梦。我绝望地闭上眼……

一阵悉悉窣窣的声音，不同于火烧的噼噼啪啪。我连忙睁眼，看向声音来源处，在破庙屋后的一处墙角，有几块砖扑扑落下，一把看似锄头的工具伸了进来，将洞口掏得更大了些。

小洞里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仙女、公子，你们在里面吗？”

顿时喜从天降，是那瞎眼乞丐的声音！我急忙拉下头罩，一边狂喊小弗和晓萱的名字，一边跌跌撞撞地向洞口爬去。小弗和晓萱随后也赶到了，看见这个洞口欣喜若狂。

瞎眼乞丐的声音从小洞里传来：“这里本就有个狗洞，我看不见，砸得够大吗？”

小弗抢过洞里那把锄头，奋力砸开洞口。

洞口已挖得足够一人爬过，小弗对晓萱招手：“快，你先出去！”

晓萱想要推辞：“还是你先——”

小弗一把拉过她往洞口里推：“别废话，赶紧出去！”

洞口狭小，仅容一人爬过，晓萱匍匐在地，艰难地爬了出去。我从背包里掏出那些画，递给小弗：“帮我交给他。”

小弗的脸沉了一下，接过画纸塞进自己怀里。我对他微笑：“你走吧，我回

去了。”

他点头：“好，咱们十年后再见，我等你。”

“别等我了。好好对待晓萱，她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女人——”

他突然向我凑来，没等我反应过来，一个轻吻已经落在唇上。他的唇没有一丝热气，带着几分决绝的意味：“我说出的话从不收回，一定等你回来！”

我想再说什么，他却摇了摇头，示意我别说。他盯着我看了片刻，似是要将我深深印入脑海，然后掉头匍匐在地，爬了出去。

“小弗！”他出去的那一刻，我大声喊，“一定要过得幸福啊……”

“我会的……”他战栗的声音透过洞口飘入，“等你回来的时候，你会看到我活得开开心心……”

大火越烧越旺，有根柱子支撑不住，轰然倒塌下来，飞溅起无数火星。这充满了美好回忆的地方很快便会消失殆尽，可我的回忆会永远留在心间。我喃喃念出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诗：“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心中的悲凉让我瞬间老去许多年华，我已将所有的感情留在这里。带走的，不过是个缺了心的残破躯壳……

必须走了。我戴上头罩，打开时空表的保险旋钮，按下启动键。绿光闪动，开始一分钟倒计时。

强光让我无法睁开眼睛，只能听到洞口外小弗和晓萱对着瞎眼乞丐连连道谢，瞎眼乞丐感慨万千：“十年前我差点儿害了你们的性命，今日我救出你们，总算抵了当年的罪孽——”

话音未落，传来一声闷响，似是什么东西倒地。晓萱连声惊呼：“老人家，老人家！”

小弗愤怒的呵斥随后传来：“你为了得到我大哥，竟然如此狠毒！可你想过没有，大哥知道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他这辈子还可能爱上你吗？”

我愣住了，这话是小弗对阿素说的。难道阿素带人赶来，杀了瞎眼乞丐？

外面传来一阵尖厉的癫狂大笑：“杀了你们灭口不就行了？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

那恐怖的笑声正是阿素发出的。小弗怒极，刚说了个“你”字，就被阿素打断，她的声音冰寒彻骨：“反正已经开了杀戒，无所谓再多添几个。”

屋外传来兵刃撞击声。我急忙按停止键，我得出去帮小弗。可时间已经少于十秒，无法停止了。我听到阿素在大喊：“都上啊！谁杀了他，赏黄金百锭！”

打斗声更激烈，我心急如焚，却被一股熟悉的吸力猛地抓起。在腾空的瞬间，我似乎听到一个撕心裂肺的呼喊。是谁？用那么悲凄的声音呼唤着我？为什么我看不见……

第五十九章

温暖在哪里？——小弗的番外（一）



一般人对自己四岁时发生的事，能回忆起多少？我就不一样。四岁时的记忆，在我，是道分水岭。四岁前，家里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四岁后，就只有我和父亲了。

记得那时大病初愈，哥哥在院子里牵着我的手，不像以前一样陪我玩，而是屏住呼吸朝父亲和母亲的房间张望。哥哥告诉我，母亲已经不吃不喝六天了，只为了要出家。

出家是什么？

出家就是母亲要搬出家。

趁哥哥不注意，我跑进房间。我想求母亲别搬出家。可是没看到床上的母亲，却看到父亲捧着一缕褐红长发在哭泣。看到我时，他急忙把长发藏到身后，胡乱抹一把脸，要哥哥带我出去。

我问哥哥，母亲搬出家，为什么连那么好看的头发也不要了。

哥哥说，出家，就什么都不能要了。

我很惊慌，拉着哥哥大哭，难道母亲连我也不要了吗？

母亲果然如哥哥所说，搬出了家，什么都没带。离开家时，母亲是被抬出去的，软榻上的母亲脸色很差，一头美丽的长发不见了。我忽然觉得好害怕，那样的母亲，陌生得让我不认识。几天后，父亲带着我和哥哥去王新寺，平常总是穿一身漂亮衣服的母亲，却穿着难看刺眼的袍子。记忆中美丽的母亲，再也看不见了。

自那以后，父亲隔三岔五就会带我和哥哥去寺里。母亲好像变了个人。从前父亲触

碰母亲时，母亲总是微笑的；现在，父亲想碰她，她会躲开，摆一个我后来才能明白的合十礼。而我，当我想要母亲抱时，母亲却将我一把推开。

母亲果然不要我了。

每当我被母亲拒绝，伤心大哭时，父亲总会抱起我，眼里流露出我不喜欢看到的眼神。长大后我知道了，这种眼神叫悲伤。而我，再也不缠着母亲让她抱了。母亲怀抱的滋味，从我脑海中渐渐淡出，直至全然消失。

父亲会带我和哥哥在寺里待一整天，听那些跟母亲穿同样衣服，同样没有头发的人念着我听不懂的话。要我乖乖坐着真是难受，实在没办法了我也只能睡觉。可是，哥哥就不一样。他很认真地听，结束后居然能完全背出他听到的东西。一个秃顶大胡子很喜欢哥哥，常常对父亲和母亲嘀咕，说什么哥哥是百年难得一遇的佛门奇才。再后来，哥哥告诉我，他也要出家了。

哥哥也要搬出家吗？那谁来陪我玩？

父亲告诉我，哥哥出家了就能代替我们照顾母亲。凭什么哥哥要去照顾那个冷冰冰的母亲？我哭闹着不让哥哥出家。可是没用，我眼睁睁看着哥哥穿上了跟母亲一样的那种袍子。他跪在地上，由那个讨厌的大胡子一点点削去他原本卷曲的披肩褐发。父亲抓着我的手，抓得太紧了，我有些疼，想喊，可看见父亲眼里又有那种我不喜欢的神色，不知为什么，我居然忍住了不喊疼。

哥哥陪着我在寺中一个小院子里捉迷藏。哥哥蒙着眼抓我，我东躲西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哥哥扑到了一个人，他大叫：“捉住了！”我来不及告诉他那不是我，哥哥自己就发现了。哥哥看到这个秃顶大胡子，脸色很不好看，低头听他讲什么静心修行禅定。那是记忆中哥哥最后一次陪我玩。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的师父——王新寺高僧卑摩罗叉。

从此，父亲带着我去寺里，总看到母亲和哥哥捧着大卷的经书。没人抱我，没人陪我玩。我越来越讨厌去寺里。

我六岁那年，九岁的哥哥因为每天能背出好多好多拗口难记的经文，王城里到处都能听到对他的赞美。母亲说不能让哥哥在这种盛名下被吹捧太过，要和哥哥去游学。我记不住名字，只知道那是个很遥远的地方，要好几年才能回来。父亲带着我去送行，眼里又是那种我看了就会难过的神情。可我却很开心，因为终于可以不用再去寺里了。

不用去寺里的父亲却好像一下子没了支撑，常常抱着我在院子里往天上看许久。偶尔宫里传来母亲和哥哥的消息，父亲总是很激动，然后会絮絮叨叨告诉我，他们现在到哪里了、在做什么。六年间父亲一直告诉我，哥哥如何得到众人的认可，拜了多少高僧

为师，受到多少赞誉。我印象渐渐模糊的哥哥，好像成大人物了。

我十二岁那年，他们终于回来了，王舅还特意去接他们。听说，哥哥在温宿赢了一场论战，一下子，没人不知道我的哥哥。我应该骄傲吧？有这么优秀出名的哥哥。可是，当那么多人指点着我说“那就是神童鸠摩罗什的弟弟”时，我开始无端地反感。我不只是鸠摩罗什的弟弟，我是我，弗沙提婆。

迎接母亲和哥哥的典礼很盛大，我见到了离开六年的他们。对母亲，我尚能依稀辨出她的模样。可是哥哥，天哪，长得那么高，一本正经像个大人，我完全不认得了。他们对我来说，远不如府里的仆人熟悉。父亲希望我对他们亲热一些。若我岁数再小一些，我会按着父亲的意思去做。可我十二岁了，我不愿意做违心的事。

人群中，我突然对上了一双灵活的眼睛。那双眼骨碌碌地在我身上打转，眼神却干干净净如同龟兹的蓝天。

她的脸一看就知道跟我们不一样，身子比龟兹人娇小，整个人看上去让人感觉很舒服。我知道这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是汉人，他们来自很远的东方，要经过无穷无尽的沙漠戈壁，行走一年才能到达这里。父亲给我请过好几位汉人老师教我汉文，可那些汉人长相呆板，言语无味，不像她，仿佛是画中的飞天。

在我打量她的同时，她也在看我。她对着我笑。她的笑很好看，小小的嘴角上扬着，露出浅浅的酒窝。然后，她又偷偷努嘴，对着我做了个鬼脸。我突然觉得，她会是个很好玩的人。

她真的很好玩，跟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不同。她有个看似普通的包袱，里面都是新奇的玩具。她用那种可以反复擦反复用的纸笔画了很多画，可是画得奇奇怪怪，一点儿也不好看。她还时不时往包里塞东西，一块破布她都能看上半天。所以我经常拿着不值钱的东西，骗她说这是我哥哥用过的，她就会两眼放光拿纸笔跟我换，真傻！让我诧异的是，那个包袱好像是一个聚宝盆，似乎能塞进所有的东西。

她教哥哥汉文，父亲让我也跟着她学。跟之前被我气走的汉文老师全不一样，她不许我整天背书，更像是在玩闹。她教我什么剪刀石头布、什么小蜜蜂飞到花丛中，我输了就要背一篇《论语》或写一篇字帖，她输了就当我一天的小兵。

只可惜，每次玩得最开心的时候哥哥总会出现。只要他一出现，她的眼睛就会放光，心思就全在他的身上了。这让我很不舒服。

哥哥抢走了母亲，难道连她也要抢走吗？

父亲去姑墨了，要好几天才回来。我其实很开心，却故意装作害怕，让她哄我睡觉。她轻拍着我的背，在我耳边唱起汉地的儿歌。我暗暗嗤笑，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还

用这种方式。可是，她的声音那么好听，那些儿歌就像冬日晒过太阳的被子，暖暖地包围着我。我就在这暖暖的歌声里，在她身上传来的暖暖的气息里，沉沉地睡着了。临睡前我想到，以后我的媳妇也一定要有这样的暖。

在宫里读书时，那些王子表哥都对我指指戳戳，笑得不怀好意。原来大王子和二王子看到我最近总是早早回去，偷偷跟着我溜到家里，看到了她。他们取笑我找了个大媳妇。

“大又怎么样？我就喜欢大一点儿的。不像宫里那些娇滴滴的女人，就知道撒娇装哭惹人烦。”我很生气。他们早就跟宫女们偷偷摸摸做些令人脸红的事了，却还来取笑我。

“你是把她当妈妈了吧？”大王子在我身边像小丑一样跳着，“你妈妈出家不要你了，你就找了个妈妈当媳妇哦。”

我跟他们干了一架。他们年纪都比我大，我额头上起了好几个包。

回家后去找她，看到她正站在房门口跟哥哥说话。她为他唱歌跳舞，还送东西给他，真是气死我了。她看见了我额头上的伤，手忙脚乱地为我包扎。我其实很喜欢她的手在我脸上拂过，软软的，暖暖的。

她送我的礼物是一幅画，一个不像猫不像狗的怪物，还有个奇怪的名字，叫什么哆啦A梦。她说这怪物有个口袋，可以从里面掏出各种想要的东西。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怪物，她还当我是小孩子啊，送这么幼稚的东西给我。不过，好歹是她亲手画的，我就勉强接受了。

自从有了她，日子过得开心了许多。我知道她很快就要离开龟兹回中原，可我不想让她走。正琢磨着该怎么把她留下，祸从天降，她被人驱逐出了城！

我冲到王新寺里找哥哥，他跟一群人正在听卑摩罗叉大师讲经。听说了此事，哥哥顾不得那么多人在场，跟我一起匆匆奔了出去。刚奔出寺门，我们就被大师追上了。他喘着气，严厉地阻止哥哥。

哥哥很诧异：“师尊知道我要去哪里？”

大师愣了一下，似乎在掩饰什么：“明日就是法会了，你不好好准备，此刻怎可随意离开？”

我那聪明的哥哥啊，吃惊地看着他的师父：“明日法会上王舅想要利用她，不可能是王舅所为。能调动士兵的……是母亲吗？是您叫母亲这么做的？”

大师脸上的尴尬说明了一切。我顿时大怒，这该死的秃顶大胡子凭什么驱逐她？刚要开口，哥哥已经气恼地大喊：“师尊，是我自己要学大乘，与她无关！”